



引用格式:秦法跃.铁凝中短篇小说中的农村女性关怀之探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6):83-87.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6.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6-0083-05

铁凝中短篇小说中的农村女性关怀之探究

Analysis of rural women's care in Tie Ning's medium-length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秦法跃

QIN Fayue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铁凝的农村题材小说选取农村生活中平凡的人和事,叙说这些人不同的生活背景、社会背景和生存境况,塑造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铁凝小说中的农村女性形象大体可分为美善的天使、宽容的母亲、勤劳智慧的女强人与放纵的风尘女四种类型。在塑造这些农村女性形象时,铁凝始终坚持人文关怀,体现了她对女性生命的诗意礼赞、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揭露和对男权主义文化的反思。

关键词:

铁凝小说;
农村女性;
人文关怀;
婚恋悲剧

[收稿日期]2020-04-27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0BY008);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8-zzjh-271);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9SJGLX251)

[作者简介]秦法跃(1978—),男,河南省鹤壁市人,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化思潮研究。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铁凝自步入文坛后,多年来始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创作风格,在小说、散文、随笔、戏剧影视文学等多种文学样式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其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农村题材的小说数量非常多且占据重要地位。铁凝以自己独有的生命体验、生活经历和对女性的思考构筑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乡村女性世界,如《哦,香雪》《孕妇和牛》《村路带我回家》《大妮子和她的大披肩》《那不是眉豆花》《秀色》《嫦娥》《意外》《小黄米的故事》和“三垛”系列(《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等。

铁凝的文笔富有感染力,既凝练、温厚又冷峻、不失理性。铁凝在其所构筑的女性世界里,用不同的方式勾勒出了丰富多彩的女性线条,颠覆了传统女性观念,沉重而又细腻地揭露了女性命运的悲剧轮回,并对女性的生存境况进行了反思,直击人物内心深处,全方位、多视角而又大胆直白地描绘出女性生存世界一幅幅恬静而又惊心动魄的图景。目前学界对铁凝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她的长篇小说上,而对其中短篇小说的研究还不够。铁凝在其短篇小说集《六月的话题》中写道:“我的写作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的,短篇小说锻炼了我思维的弹性跳跃和用笔的节制,我一直试图用我的实践来证明短篇小说的价值。”^[1] 本文拟选取铁凝中短篇小说作品中的农村女性形象,从其小说所反映的对女性生命的诗意礼赞、对生存困境的揭露和对男权主义文化的反思三个方面探讨铁凝对农村女性的人文关怀。

一、对女性生命的诗意礼赞

铁凝中短篇小说中的乡村题材小说主要是对乡村人、事、物和真、善、美的由衷赞美,其中的许多小说都落笔于人的心灵和生存境况。铁凝的乡村书写,是以生命历程中的一段乡村生活形成的特殊记忆所构筑的对乡村的叙述和描述,带有极强的主体性和心灵化^[2]。乡村生活的亲身经历是铁凝能够塑造出多姿多彩的农村

女性形象的基础。铁凝的小说中虽也有众多的男性形象,但通读她的小说,我们会发现:男人是成就女人故事的陪衬,是女人的悲剧、喜剧、丑剧中的重要道具,是女人形象塑造的必要条件。在铁凝的乡村书写中,着墨最多的还是对女性生命意义的礼赞。

铁凝的作品大多是寻找带有原始生命体验的女性形象,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女性生存境况的描述直接而又详实。与其他女性作家相比,铁凝是反映乡村真善美的忠实写作者,她的中短篇小说中塑造的第一类女性形象就是一个个纯真、善良、美好的小天使形象,如《哦,香雪》中的香雪,《孕妇和牛》中的“孕妇”,《大妮子和她的大披肩》中的大妮子,《那不是眉豆花》中的“大嫂”,《意外》中的山杏等。她们都对生活充满热情,对各种生命形式的存在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在追求“村外面”的生活时,她们又始终保持着纯真和善良,犹如凡间的天使快乐地成长着。在表现农村女性真善美的小说中,《哦,香雪》最具有典型意义。人们在分析探讨铁凝小说中纯真善良的人物形象时,也是首选这个叫香雪的姑娘。《哦,香雪》是铁凝的成名之作,该作品对乡村及其人物的描写充满了诗情画意,呈现出一幅景色优美、民风淳朴的乡村世界。当铁轨铺到藏于深山的台儿沟里,火车在这个宁静的小山村里停留了一分钟,便给台儿沟的姑娘们带来了新鲜的事物、新的向往和希望。一些简简单单的物品交换、一个个不经意的关心,就可以表达出人们的善良和无私,那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共同感受到的东西。生活在贫困农村里的人们常常拥有宽容、洒脱的善良品性,物质生活虽贫乏但精神世界是丰富的。人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一种真善美,如《那不是眉豆花》中的“大嫂”,《村路带我回家》中的乔叶叶。铁凝的小说中很多都是先用大量的笔墨描写男性,以此作为女性登场的铺垫。例如,《那不是眉豆花》中的“大嫂”是在“我”的一系列叙述中出场的,而且没有名字。“大嫂”是因为家庭贫困才嫁给不健全的

“哥哥”,婚后很不幸福。但是“大嫂”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她一直宽容忍耐,并把学知识的愿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以此来给自己的生活点燃一束弱小的光。铁凝总是用温暖的笔触描写女性的善良和纯真,这与其女性身份和细腻的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铁凝中短篇小说中第二类女性形象是宽容伟大的母亲群体。“母亲”这个词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蕴含着最深挚的感情。铁凝小说中的“母亲”有着传统的慈祥、宽容和伟大,也有着颠覆的性格;有美丽的一面,也有“丑”的一面,这样的母亲形象往往不易被作家表现出来,但确实是真实的母亲形象。卢升淑^[3]曾指出,如果女性是美女虚像的牺牲者,那母性就是圣母虚像的牺牲者。铁凝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则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如《孕妇和牛》中的“孕妇”,《麦秸垛》中的大芝娘和《青草垛》中的大模糊婶。《孕妇和牛》中的“孕妇”形象偏向于传统,她对于肚子里的孩子充满了爱意,对文化知识充满了无尽向往和追求。该小说以很大篇幅来描写“孕妇”趴在石碑上抄录那些海碗大的字,这对于不会写字的“孕妇”来说比田间劳作还难,是肚子里的小生命给了她力量,给了她新的希望和期待。对子女的爱可以说是母亲的原始本能,子女的幸福就是母亲的幸福。在铁凝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三垛”中,《麦秸垛》中的大芝娘和《青草垛》中的大模糊婶是有着相似生活和性格的母亲形象。母爱的光辉在大芝娘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的形象是最丰满的。被抛弃的大芝娘并没有怨恨和抱怨,只要一个孩子就满足了她的全部愿望。而当这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支柱惨死的时候,她把自己关起来一阵子后又重新振作起来。在对待知青杨青和沈小凤以及小孩五星时,她展现了一个母亲的慈爱和温暖。

铁凝中短篇小说中还有一类女性现象就是勤劳智慧的女强人。农村女性中不乏勤劳能干的女性,但有些只能适应农村环境下的土地劳作。铁凝小说中有一类勤劳智慧的女性,她们

成功进入城市成为“女白领”。提到《嫦娥》和《法人马婵娟》中的两位女主人公,不由得让人想起现在形容女性的一个词——“女汉子”,她们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生活和工作的能力比男性还强。她们也是一类特殊的农村女性,是从乡村成功进入城市的女性,成为“女白领”是乡村女性选择的一种命运突围方式^[4]。《寂寞嫦娥》中的“嫦娥”扛煤气罐、爬梯子取钥匙,表现了她的力量和智慧,凭借着自己的健康之美和人格魅力,成了佟太太,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创业,并把自己的儿子儿媳接过去一起生活。《法人马婵娟》中的马婵娟虽其貌不扬,但她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养活自己。从在食堂打杂到开设“沁芳苑”酒家,都表现出了她的勤劳和生存智慧。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她反其道而行之,利用自己的相貌开创了“梦无常”来吸引顾客,成为一名成功的“女白领”。

铁凝中短篇小说中的这三类女性形象是农村中善良、温暖、勤劳的女性群体的代表,虽然形象迥异,但有共通之处,即突显女性特有的细腻心理和善良本性,体现了铁凝对农村女性的诗意礼赞。

二、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揭露

审美是铁凝小说的主调,审丑是她完善人物形象的一种补充。在生存困境的重压下,女性被迫堕落,表现出不雅的行为、丑陋的举动,如“棉花地里的女人”“店里的小黄米们”。但是铁凝的目的不是写丑,而是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揭露与思考。在铁凝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棉花”,以洁白、柔软的棉花比喻女性,但洁白的棉花也容易被烂叶和泥土污染。铁凝的小说中虽塑造了一类风尘女形象,但很少涉及性爱场景,小说中出现的女性裸体都是一种无邪的赤裸,如同自然、生命的原初^[5]。

铁凝笔下女性的丑陋行为很多都是由生存困境造成的。《棉花垛》通过讲述米子、乔、小臭子等几个女人的故事,揭示了女性生存真相,重新思考和审视了女性的生存状况。米子

和她的女儿小臭子是典型的性放纵者,她们生活在一个种棉花的村子,靠出卖肉体为生。命运的悲剧具有轮回性,米子和小臭子走着同样的道路。小臭子对这条道路的选择,米子对这条道路的接受都是自然而然的,仿佛到了一定年龄就要走这样一条路一样,生存的境况让她们别无选择。但小臭子的命运就没有米子幸运,由于时代的变迁,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小臭子和乔都被先奸后杀。《小黄米的故事》中的“小黄米”是深山里的贫苦姑娘,山村物质的贫乏让她产生了对物质的渴望,最后她找到了一种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方法,那就是出卖自己的肉体。另一篇小说《秀色》虽然也写到了女性出卖身体,但本质不同。《秀色》讲的是一个非常缺水的村子里的故事,讲述了农村中的物质贫乏,在这样的生存困境中女性甘愿牺牲自己来留住打井队伍。“在没有水的地方,你还指望谁有廉耻呢”^[6],一句话在让人心灵震颤的同时,又生出无限的悲哀。生活的贫困、物质的贫乏让女性成了性工具。

无论是农村题材小说还是都市题材小说,铁凝自始至终表现出了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揭示和思考。因为生活的贫困和文明进步中异化问题的毒害,女性的尊严被践踏,原本纯洁的女性变成了堕落的风尘女子。对这一类女性形象的描写是铁凝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揭露。

三、对男权主义文化的反思

悲剧是文学的一个永恒话题。在铁凝的乡土小说中,农村女性的悲剧主要体现在其婚恋上。通过对农村女性婚恋悲剧群体的描写,铁凝表达了对男权主义文化的反思。中国的封建传统礼教一直残害着女性,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一女不嫁二夫、明媒正娶等男权主义文化,造成无数女性的悲剧。这些残存的礼教一直压抑、折磨着女性,造成了她们爱情和婚姻的悲剧,这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1990年代,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仍普遍较低,农村女性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权利。随着社会的进步

和发展,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身上的物质枷锁虽被卸掉了,但精神枷锁依然存在。在农村女性的世界中,生活、婚恋是头等大事,很多的婚恋只是为了生活,这是男权主义文化压迫下女性的悲剧。自我权利意识的缺失,使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农村女性的宿命。

在铁凝的小说中,农村女性的爱情几乎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农村女性对待爱情是一味地付出,不自觉地把爱情当成摆脱生存困境的方法,在《女人的白夜》中,铁凝这样描写农村女性和城市女性对待爱情的不同:“一个农村姑娘对我说,她一定要等学会写情书再谈恋爱;一个城市姑娘对我说,她讨厌她的未婚夫是因为他太爱她。”^[7]《青草垛》中的沈小凤就把爱情看成一味地付出,跟很多农村女性一样,坚守着“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麦秸垛》中的杨青是一个有思想、有爱情主体意识的进步知青,但她最终还是走上了与沈小凤一样的道路。沈小凤和杨青都只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在男权主义文化中女性无法摆脱这种悲剧的宿命,因为男权主义文化视女人为肉欲对象,并试图任意地占有和享用^[8]。例如,《棉花垛》中的乔和小臭子,她们都是被男性先奸后杀。《棉花垛》中所描写的女性根本就没有爱情的意识,米子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小臭子也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跟了秋贵。

农村女性的婚姻都是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加之婚后的女性一直固守传统的为妻之道,最终酿成其婚姻悲剧。铁凝笔下少有相濡以沫的夫妻,婚姻对女性来说只是一种形式。在铁凝的小说中,造成女性婚姻悲剧的原因既有残存的封建礼教的毒害,也有男权主义文化下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大芝娘和大模糊婶都是受封建礼教毒害的典型,她们都固守“一女不嫁二夫”的旧观念,在自己的孩子去世后,就把自己的爱寄托在别人家的孩子身上,她们的婚姻是毫无意义的、是悲剧性的。《棺材的故事》是一部既荒诞又真实的小说,女主人公肥肥的婚姻是无爱的婚姻,

婚后整天受到丈夫的虐待,遇到同是卖菜的大宽后,两人心生爱意,不久便在棺材里约会,但两人最终也没过上幸福的生活,在棺材里活活被闷死,永远地待在了棺材里。《村路带我回家》中的乔叶叶的婚姻更是别人给她选择的,她不爱盼雨,周围的各种声音决定了她的婚姻,她成了牺牲品,自此便困死在农村。爱情和婚姻是农村女性整个人生的重点,本该是女性蜕变的一个转折点,但在男权主义文化的压迫下,变成了女性人生悲剧的导火索。对遭受婚恋悲剧的女性群体的塑造,表现了铁凝对男权主义文化的反思。

小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情节和环境描写反映生活,表达作者的书写意识和思想情感。铁凝的农村题材小说选取农村中平凡的人和事,通过对这些人不同的生活背景、社会背景和生存境况的描写,塑造了一个个女性形象,反映了铁凝对女性悲剧命运、生存困境、无爱婚姻的思考和关注。铁凝始终坚持人文关怀,其小说既有对农村女性生命的诗

意礼赞,也有对农村女性在男权主义文化压制下生存境况和婚恋悲剧的反思。

参考文献:

(上接第 49 页)

- [5] 张争艳,王化波. 珠海市老年人口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学刊,2016(1):88.
- [6] 陈建兰. 空巢老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苏州的实证研究[J]. 人口与发展,2010(2):67.
- [7] 高晓路,颜秉秋,季珏. 北京城市居民的养老模式选择及其合理性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12(10):1274.
- [8] 牛喜霞,秦克寅,成伟. 城市居民社会化养老意愿的调查研究:以淄博张店区为例[J]. 兰州学刊,2013(7):97.
- [9] 焦亚波. 上海市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0(19):2816.
- [10] 鄢盛明,陈皆明,杨善华. 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2001(1):130.
- [11] 河南省统计局. 河南省统计年鉴·2017[M].

- [1] 铁凝. 六月的话题[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2.
- [2] 张倩. 论铁凝小说中的乡村书写[D]. 扬州:扬州大学,2010.
- [3] 卢升淑.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与母性[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
- [4] 韦春妹. 论铁凝小说中乡土书写的两歧性[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 [5] 戴锦荣. 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45.
- [6] 铁凝. 铁凝精选集[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348.
- [7] 铁凝. 女人的白夜[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374.
- [8] 谢文欣. 论铁凝小说中的女性形象[D]. 南昌:南昌大学,2011.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92.

- [12] 2017 年开封市政府工作报告[EB/OL]. (2018-09-28)[2020-05-07]. <http://www.kaifeng.gov.cn/sitegroup/root/html/f8080814225c2b7014225e300ca016b/c75cd126c7d642a3b3f8eea cf972f87b.html>.
- [13] 罗亚萍,史文静,肖阳. 城市居民养老方式的变化趋势、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对西安市居民养老方式的调查[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78.
- [14] 风笑天. 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256.
- [15] 吴飞. 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建构与政府能促型角色[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28.
- [16] 穆光宗. 我国机构养老发展的困境与对策[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31.